



尼古拉·托曼著

追踪幽魂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追踪幽魂

尼古拉·托曼著

靜原譯



內 容 介 紹

这是翻譯苏联的一部驚險小說。故事是这样：一个綽号叫作“幽魂”的國際間諜，同時裝扮成“科学家”和鐵路員工潛伏在苏联境內的中央亞細亞，企圖盜竊有關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情報。后來，这个間諜的上司又給他派來了一个助手。苏联保安機關很快發覺了这个間諜的助手，並派人監視。当敌人觉察到有人在跟踪自己的時候，便从飞驰着的火車上跳了下去。这个敌人跳下后被摔成昏迷不醒，苏联保安機關从其聽語中得知这个間諜的任务，及“幽魂”的住址的線索。於是派了一个少校偵察員，乔裝敌人，深入虎穴。經過保安機關的領導人和少校偵察員的細密地調查，又進一步知道了敌人的新的陰謀：企圖把一列裝載着硝石炸藥的火車炸毀，以便捏造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不利的謊言，欺騙全世界人民。最后，在廣大群众的协助下，机智勇敢的苏联偵察員終於逮捕了这个行踪不定的“幽魂”，揭破了敌人的陰謀。全書故事緊湊，情節緊張。

追 踪 幽 魂

(苏联) 尼古拉·托曼著

靜 原 譯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爾濱道里電車街九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

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黑龍江分店發行

書 號 0119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4 1/2 字數90,000

一九五六年三月哈爾濱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數 50,101—150,100 定 價 四角



在奧西包夫上校辦公室

時間已經過了半夜。薩布林將軍的全体同事都早已回家了。只有奧西包夫上校一人還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候着重要的報告。

一盞烏電木制的台灯照亮了他的寫字台。光線從低垂的燈罩下射在桌面上，宛如照透了油綠的呢絨，只有一張白紙把光線反射上來，並微弱地將它驅散在室內。

上校對這微暗的環境已經習慣了；他能看清楚周圍的一切東西。此刻他正在柔軟的地氈上靜靜地來回踱着，一面用心思量着敵人可能采取的層出不窮的活動方案。

呢絨台布上的那張潔淨的白紙，被深綠色一顯，就像在發光，它彷彿催促着奧西包夫快點入睡。上校時而走到白紙近旁，準備記下考慮已久的想法，可是每次一提起筆，就

像有着一种声音在劝谏他：思考的还不够成熟，推测尚远离决定，結論下的也過於倉促。

於是，頭髮蒼白、微微駝背、兩眼疲倦的奧西包夫又開始在室內踱來踱去，時而佇立在窗前；窗外那嘈雜的大廣場還遲遲不想安靜下來。

“这个穆合达洛夫若是苏醒過來嗎！”奧西包夫不知已經重復了多少次，一面注視着樓下閃爍着的汽車燈光。“這樣就會弄清一切……”

他決定往醫院掛個電話，可是立即又不想做了，心想：如果有什么新鮮見聞，是會馬上通知我的。

“那麼，穆合达洛夫為什麼說胡話時總是唸詩呢？什麼‘鮮紅的綢絲門帘和窗帷，正在不安地刷刷飄動，’又什麼‘喧囂地整理着自己的羽毛喪服，’怎樣依據這些詩句推測穆合达洛夫腦袋里的想法呢？除詩以外任何一句話也不說……从他身上搜查出的美國詩人選集是干什么用的呢？小冊子可能和這些在隱語中說出的詩句有某種聯系……什麼聯系呢？……”

奧西包夫上校曾親自把這本詩集翻閱了許多次，然而却不能確定它和穆合达洛夫的隱語有什麼關係。昨天化學實驗室對這本書進行了檢查，但也毫無結果。後來，又把它轉給了密碼專家費林中校看去了。

據費林推測，其中一首詩看來就是秘密通訊用的密碼。他甚至还聯想起了几天前，在預料隱藏以“幽魂”綽號著稱的有名的國際間諜的地區中所截獲的電報，正是用這種密碼譯成的。費林的推斷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奧西包夫自己也認為，外國偵探機關派來的間諜穆合达洛夫是前來做幽魂的

助手的。在开往阿克薩卡里斯克的火車上曾監視过他，也就是說在幽魂所在的地区內。

如果說穆合达洛夫沒有發覺自己被人監視，从而不企圖为了逃脫跟踪而在火車行進中从車廂跳出摔伤，那么情况就会完全兩样。現在他正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連医生都不能担保他的生命。

在間諜的衣兜里發現了一个寫有穆合达洛夫名字的公民証、身分証和到阿克薩卡里斯克的火車票。从皮箱中搜出了一部輕便电台和一本美國詩人選集。

为了查出穆合达洛夫在胡話中背出的那首詩，費林中校已經把这本詩集研究兩天了。

半夜一点多鐘，奧西包夫办公室的電話鈴忽然“噹啞噹啞”响了起來，上校匆忙地拿起了听筒，他想可能是从医院打來的，报告有关穆合达洛夫的事情。

“請允許报告，阿法那西·馬克西姆維奇〔註一〕，”他听见是費林的声音。費林中校在战争年代里於前線受过很重的暗伤，因而每当心情激动时，就有些口吃。

“發現什么啦？”奧西包夫急不可耐地問道。

“是的。目前已經查明，穆合达洛夫在胡話里背的詩句是出自艾得卡尔·泡所著‘烏鴉’一詩里……”

“这的确是密碼嗎？”奧西包夫又打断他的話。“您看过我們截獲來的密碼电报嗎？”

“沒有，还沒來得及。但可以看到，艾得卡尔·泡的詩与这封密碼电报沒有任何关系。”

“好吧，好吧……”上校失望地說。“报告使人不大愉快……”

奧西包夫剛把听筒放下，鈴聲又響了。上校几乎沒有疑惑，这次一定是从医院打來的。預感沒有騙人。

“是我，克魯格洛娃……”值日护士匆忙不清地报告。

奧西包夫根据她的声調推測，一定是医院中發生了什么特別的事情。

“您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嗎？穆合达洛夫方才死了……”

“死了……”奧西包夫慢吞吞地重复着。

借助穆合达洛夫破獲整个案件的希望現在已經破滅了。

“他臨死前沒有清醒過來一點兒嗎？”奧西包夫关心地問。

“沒有，”克魯格洛娃急忙回答。“只是像从前一样說胡話、背詩，也許他是个詩人？……”

“干这行的人不可能是詩人……”奧西包夫令人信服地說。“穆合达洛夫背的是什麼詩？还是过去那些嗎？”他又問，然而心里已經放棄了再听到什麼新东西的希望了。

“我記下來啦。現在就讀給您听，不过全是些零散的詩句：‘这只是一位晚臨的客人，站在我的門檻前，只有一位客人，再沒有別的。’阿法那西·馬克西姆維奇，这好像是他自己編的，”克魯格洛娃作結論說。“可能‘客人’是指死去而說的。”

“他背的就是这么多嗎？”

“不，还有，不过好像是摘自另外一首詩的：

弯曲双膝，蹣跚而行，
呲牙嘻笑，作着怪像，
骨骼相击，吱吱作响，

重又飛旋，踏伴舞曲。”

“再讀一遍，慢點兒，”奧西包夫請求她，開始忙着記錄。

“的確，穆合達洛夫臨死前想起了一種來世的詩句，”上校想。他向克魯格洛娃表示謝意后，便撥了費林電話的號碼。

費林馬上就答話了。

“請您再拿筆記几行穆合達洛夫在胡話中說出的詩句！”上校請求道，接着就把護士傳達的詩句讀給費林。

“第一行——確切些說是頭兩行——是摘自艾得卡爾·泡所著‘烏鴉’一詩的，”費林听奧西包夫讀完后說道：“‘骨骼’，顯然這是出自另一首詩，韻律不同。依我看，現在只好坐到天亮，把出生在艾得卡爾·泡以后的那些詩人們的作品都來一次翻閱。可以說，所有他的前輩我都已經研究過了。”他嘲笑着補充說。

奧西包夫是徒步走回家的。他滿腦袋都是模模糊糊的想想，隱約的推測。想起了艾得卡爾·泡的刷刷擺動的門帘，想起了整理自己羽毛喪服的黑鳥兒……這些詩句都是些什麼意思？在這堆玄妙的詞句中包含着什麼意思？必須看到，許許多多人的命運，我們國內某些地區的安全以及國家與軍事的秘密，可能都和這次能否揭露這些詩句的謎是緊密相關的。

揭開密碼的鑰匙

雖然奧西包夫徹夜未眠，但到第二天早晨九點鐘，仍舊

照常上班了。

他剛一踏進自己的辦公室，就有一个人來敲門，聲音雖不大，但卻挺有力量。

“可能是費林……”上校想，他是熟悉費林敲門的方式的。

匆忙走進辦公室的人，果真是費林中校。

“你在妬嫉別人，”奧西包夫心想，“可能也整夜未睡，看來你並不敢說——我是精神飽滿的人！”

中校的匆忙脚步，臉面的表情以及那双灰眼睛里的愉快光芒，令人感到，他並沒有白白熬夜。

“秘密揭開啦？”奧西包夫赶忙問他。

“是的，阿法那西·馬克西姆維奇！”費林愉快地說，然後就把厚厚的一本哥德〔註二〕獨卷作品集放在桌子上。

奧西包夫這時惊奇地抬起眼睛，他原來認為要想譯開秘密密碼，必須依靠从穆合达洛夫皮箱找到的那本美國詩人選集。

中校停頓一会，好似在注視着奧西包夫困惑莫解的神情，然後面帶不可思議的微笑，打開了獨卷集的第七十五頁，用手指指出這頁上的一首詩——“死人的舞蹈”：

“這就是穆合达洛夫在胡話里說的新詩句的來源！上校同志！這是在經過跟有經驗的文學家特別商榷之後推断出來的。原來，哥德這首詩完全是秘密密碼。這裡的數字都分成了組，同時還按行排列着，您注意到沒有？每行都是以相同兩個數字起頭。我覺得這並非偶然，它使我想到了可能利用詩來把電文譯成密碼。我並沒有弄錯。已經得出了下面這一套規律：在被譯成了密碼的詩行中的頭一個數字，是表示詩段

的順序號碼，第二個數字代表詩段中的行數，其餘的全部數字則是表示每個詩行中字母的號數。”

可以感到，中校很滿意自己的想像力，並急待着讚揚。然而奧西包夫在講恭維話方面却是个吝嗇的人。他決定親自把整篇密碼電報譯一次。當密碼電報被他獨立解譯開之後，他方從桌后站起，感情深重地緊緊握了握費林的手。

“謝謝！鮑利斯·伊萬諾維契。謝謝您！”他向中校表示謝意，沉默少許后又感興趣地問道：“可是，美國詩人在這里又有什么作用？”

“他們在這場事件中的‘作用’還沒有弄清，”費林攤開雙手。

“但是他們對整個這件事一定是有關係的。”上校令人信服地說完後，便送出了費林。

奧西包夫的首長，薩布林將軍整個上午都忙在副部長那里，上校還從未像今天這般焦急地等候着向他報告所做的工作的結果。

“間諜們利用詩來彼此傳遞消息，想的真妙，”奧西包夫想道。“這種密碼跟許多外國間諜所採用的密碼不同，翻這種密碼即不需要任何密碼表和書籍，也不需要雜誌和報紙。它只要求牢牢记住某一首詩，並與自己的通電人約好運用這篇詩文就可以了。不經秘傳的人，是任何時候也看不懂任何一句被譯成密碼了的詩行的。可是詩集呢，看來，它跟已經被揭穿了譯密碼的方法並沒有任何關係；不過，也可能敵人打算將來運用，或者預定今後做某種特別通訊時用。”

上校拿起那張寫着譯出的密碼電報的原文紙，又重讀了一遍：

“給你派去一名助手——穆合達洛夫·塔伊爾·阿列克山大洛維奇——無線電技術專家，並帶去電台一部。從八月分起，轉用新方法。”

“這是什麼‘新方法’呢？莫非是一種新密碼？也許，‘新方法’指的是哪一篇新詩？穆合達洛夫給幽魂帶來的這本美國詩人選集，可能是為了叫他在八月以前背會其中的某一首指定的詩吧？這篇新詩，很可能就是艾得卡爾·泡的‘烏鴉’，因為穆合達洛夫在談話中曾經無意地多次重複過背熟了的诗句。”

上校滿意地搓着手，隨着又匆忙地在室內踱起步來，焦躁地等候着將軍回來。

電話鈴又响了。是費林打來的。

“請告訴我，阿法那西·馬克西姆維奇！穆合達洛夫的電台還在您那里嗎？”他詢問道。

“在。您要它干什么？”

“在裝電台的匣子裏面，有用鉛筆寫的幾行數字。請您看一下，第一行與第二行的開首是否兩個‘8’？”

“稍等一下，馬上就去看。”

上校急忙打開放在辦公室角落裏的電台匣的蓋子，在無光澤的里皮上讀到下面兩行數字：

33	2	19	28	25	7	22	39
35	3	2	26	27	6	3	32 30 5...

那里還有幾行，但上校的注意力只集中在這兩行了。頭兩個數字的确很像“8”，可是仔細一瞧，奧西包夫就確信是“3”了。

“您搞錯了，鮑利斯·伊萬諾維契，”他對着電話筒說：

“不是‘8’，而是‘3’。”

“是‘3’？……”費林中校又重問。“那可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过一刻鐘后到您那兒去可以嗎？”

“請吧。”

正好过一刻鐘，費林中校來了。他手中拿的仍旧是那本詩集。

“請看，就是这个，”他兴奋地說，然后就翻开艾得卡尔·泡的‘烏鴉’一詩的首頁。“請讀第三詩段：

鮮紅的綢絲門帘和窗帷，正在不安地刷刷飄動，
这刷刷的声音俘擄了我，使我全身充滿了模糊的恐懼，

为了心情輕鬆些，我站起來疲倦地重复：

这只是一位晚臨的客人，站在我的門簾前，

只有一位客人——再沒有別的。”

費林中校是个天才的数学家，喜欢对数和積分，但他也愛詩歌，認為詩歌与数学有許多共同之点。他面帶丰富的表情朗讀了艾得卡尔·泡的詩。

“嘶音用的多么巧妙，純熟！”費林稱讚地指出。“‘鮮紅的綢絲門帘和窗帷，正在不安地刷刷飄動’……好極了！不是嗎？可是要注意这一詩段的第三行。”

費林在奧西包夫面前打开一張紙，忙着把第三行原文抄在上边，接着用下述方法把所有的字母都标上了號碼：

И	Ч	Т	О	Б	С	Е	Р	Д	Ц	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Л	Е	Г	Ч	Е	С	Т	А	Л	О	В	С	Т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А В Я П О В Т О Р И Л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У С Т А Л О
36 37 38 39 40 41

“現在無須費力就可以指出，”他繼續說，“這是密碼數字：

2 19 28 25 7 22 39

正與組成‘ЧАПАЕВА’這個單詞的字母相符。”

費林用鉛筆整齊地圈着這些字母與數字，然後翻到另一面。

“現在我們再按這套程序把這一詩段的第五行分解一下：

‘	О	С	Т	Ь		К	А	К	О	Й		Г	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З	А	П	О	З	Д	А	Л	Ы	Й		У		П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Г	А		М	О	Е	Г	О	”					
28	29		30	31	32	33	34						

和本行有關係的是這些密碼數字：3，2，26，27，6，3，32，30，5。把它們轉譯過來就得出這些詞：‘СОРОК СЕМЬ。’應該認為，這就是住址：夏伯陽‘ЧАПАЕВ’街，47‘СОРОК СЕМЬ’號。下兩段詩是說明住戶的姓名：然巴耶夫·卡涅什·奴爾塔索維奇。這就是對美國詩人作品選集的祕密的解答。打開間諜們在未來可能運用的‘新方法’的鑰匙，就在這裡。可是穆合達洛夫卻着急，順便運用了它。”

派 誰

薩布林將軍離開副部長后，在回家的路上順便來到奧西包夫上校辦公室。

將軍是位高个子、面孔消瘦的人，兩鬢上的黑頭髮已經相當斑白了，可是他比奧西包夫却顯得年輕，雖然他們是同歲的人。他輕輕地走進辦公室，打過招呼后，就坐在上校對面的椅子上了。將軍略略揚起他那細長的、仍舊是那麼濃黑的眉毛，用沉着、愉快的音調問道：

“好像查清了什麼問題？阿法那西·馬克西姆維奇。”

“是的，許多事情都查清楚了，伊利亞·伊利伊奇。”

奧西包夫清楚地知道，可以跟踪著名的幽魂這一消息，將是如何使將軍激動。

“噁噁！”薩布林微笑着。他並沒有指望从上校那里得到這個大有希望的消息。但他知道，奧西包夫從來就不誇誇其談，他處事慎重，分析情況時也更是一向慎重。

很早，大約在三十年以前，薩布林還十分年輕的時候，在全俄鎮壓反革命特別委員會所舉行的訓練班中就認識了奧西包夫。從那時起，他們兩個人在與蘇維埃國家最兇狠的敵人作秘密鬥爭的最困難的戰線上，曾多年工作在一起，他們友誼深厚，彼此相互尊敬。直到如今，職位與銜級上的差別，也並沒有妨礙他們友誼的巩固。

“奇怪，他查清了什麼呢？”薩布林一邊想着，一邊在準備所講。

“現在幾乎可以確定，穆合達洛夫是給幽魂當助手去！”奧西包夫令人信服地說。然而他自己的腦子里立刻又開始產

生各种疑惑，已經說出來的推断也开始覺得不再是那么無可爭辯的了。他無意間压低了声調，接着便相当謹慎地說：“这个幽魂的合法姓，看來就是然巴耶夫，住在夏伯陽街四十七号。在阿克薩卡力斯克城的确有这么一条街，也就是說，正好在我們过去認為幽魂活动的地区內。”

“好吧！好吧！”將軍贊助地点点头。“讓我們想一想有关幽魂本人的一些問題吧。好像他是在專門研究东方國家？”

“是的，”奧西包夫回答，一面用心思慮着他所熟悉的一切有关幽魂的材料。“中央亞細亞、布利什尼，以及中东都是他非常熟悉的。”

“那么說，他完全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东方歷史学家喽？”薩布林迅速問道，想進一步搞清突然產生的模糊思想。

“我認為是的，”奧西包夫立即就理解了問題的关键所在，因而表示了同意。

“当时，幽魂在‘茵捷利貢斯·塞爾維斯’〔註三〕工作的时候，曾参加过伊朗和阿富汗的各种古物考查团。当然，与其說他是發掘古物，倒不如說他是在調查苏伊与苏阿边界上的軍事工事。此外，他还通曉許多东方語言：土耳其族的，伊朗族的，就是俄語也掌握得非常純熟。”

“好像勞連斯上校〔註四〕的榮譽都不能使幽魂心滿意足！”薩布林冷笑着。

“不僅这样，当他給英國人干这勾当的时候，他們甚至擁護为第二勞連斯哩。而他在同一時間，又給他們干，又給

德國法西斯干，好像還給別的什麼人也干過。”

“看起來，要算他給誰効過力，倒不如算一下他沒給誰効過力更容易些……”薩布林笑道。“搞清沒有，他到底是哪族人？”

“如果憑他叫過的姓判斷，這是個世界主義者。有一個時期他曾姓過克里斯托夫，名聲昭著；這個姓是可以說明他是英國或美國人的。可是後來他換了那么多的各式各樣的德國姓、法國姓、意大利姓，可能連他自己都記不清有多少了。只有間諜渾號‘幽魂’跟他保持到了今天。”奧西包夫上校聳聳肩膀。

“他好像是一九四三年在我們這兒活動過？”薩布林問，一面在心里翻來覆去想着自己的全體同事，挑選能夠勝任和這種危險敵人進行獨身戰鬥的人。

“是的，在戰時，”奧西包夫肯定地說。他也想起了自己在那些年代里為了捕獲幽魂，曾付出過多少不眠之夜。“他當時在法西斯的一個偵探機關‘АБВЕР’里工作。令人遺憾的是他竟得以從我們手中滑過，逍遙法外；即或我們已經觸到了他的踪跡。當時他活動的地區，幾乎跟目前一樣。他如今正走在踏平了的熟路上。也許，他那兒的熟人還是從那時起就開始結交了的……”

“一切都可能，”薩布林沉思地答道。“那麼，這就是說穆合達洛夫需要把新電台交給幽魂，同時自己也要听他支使嗎？”

“是的，如果說幽魂和然巴耶夫是同一個人的話，”奧西包夫迎合著說。

“除此以外，還弄清了什麼？”……

“弄了密碼：一个是旧的，就是目前然巴耶夫还用來保持联系的。另一个是新的，是穆合达洛夫在会面时要轉給他的。这件事請允許晚些再报告，可以嗎？此外，我还考慮到，幽魂是需要一个像穆合达洛夫这样有經驗的無線电技师的。看起來，穆合达洛夫到幽魂那兒去必須憑借我們在他身上搜查出的那些証件。这就是那些証件。”

奥西包夫把寫着“穆合达洛夫·塔伊尔·阿列克山大洛維奇，一九二〇年生於阿拉木圖”的公民証放到了桌上。此外还有一个証明他是阿拉木圖歷史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的身分証。

將軍把全部証件仔細地看了一遍，然后站起來，在室內开始慢慢地踱步。他認為任务仍是十分复雜，而且考慮的也不徹底。

“不管怎样，我們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确定，我們正好是在跟幽魂打交道，”他終於說道。

“当然，絕對的确定我們是沒有的，但可能性却很大，”奥西包夫就像平日那样謹慎地回答道。“您自己判断一下，从不久以前被我們揭穿的國際間諜的供詞中得知幽魂已被投到中央亞細亞了，大致接近阿克薩卡力斯克地区。在这个地区內我們搜出了一台秘密收报机，同时还譯出了一封密碼电报，其中通知为某个間諜派去助手的事情。这样，我們才跟踪这个坐莫斯科——阿克薩卡力斯克列車的助手。我們已查明，他是为自己的間諜上司送一部电台和新密碼，也就是說，正是我們所獲得的那封密碼电报中所談到的事情。同样，我們還了解到了他要去的这个地方，在阿克薩卡力斯克的确有。”